

追 击

1

《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并献给尊贵的勒布克维茨亲王殿下，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第三个交响曲，作品序号 53……^①

重重的开门声使他大吃一惊，打断了他因为看懂以上内容而产生的幼稚的得意。红色窗帘的流苏映入他的脑海。窗帘一仍其旧。他把书翻过去几页，抬起头，不再潜心阅读、对一切置若罔闻（对于聋子 嘹亮的号声也是枉然），于是重新感到了周围的喧闹：宽阔台阶上散兵游勇似的观众遭暴雨袭击后争先恐后地回到前厅。他们欢笑着，拥挤着那些不时地回头并伸长脖子、通过人们湿漉漉的裸肩上的空隙大声招呼同伴的堵塞道路者。雨水在遮雨篷上稍稍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滞留后瓢泼似地倾泻到花岗岩台阶上。尽管催促人们入场的铃声已经响了两次，但大家依然留连前厅，成群结队地呼吸着带杨树叶和狗牙根馨香的潮湿空气。干裂的土地久旱逢雨，散发着浓郁的泥土味儿，人们汗涔涔的脸上透出了凉爽的惬意。令人窒息的傍晚过去了，怡然自得的人们同花园里花架上舒展的植物分享甘雨。用黄杨木树围子的花坛飘溢着新耕泥土的芬芳。“对我想做的事情而言，天气确实不错。”一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轻声地说。那女人侧身倚在售票口的栏杆上，雄狐皮遮住了她的脸庞。她似乎并没有把身后的人当作男人，熟练而且毫不介意地解开了那个十分隐秘但却并不舒适的东西（显而易见她不在乎被他看见）“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那些引座员在讥讽一个与众不同的售票员。他每次都要等到音乐会结束后才肯离去，尽管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演出结束前半小时”尽管通常在10点钟结账以后他就可以离开岗位。他想报复一下披雄狐皮的女人，让她知道他已经看到了她那隐秘的地方，于是

用会计特有的机敏朝狭窄的售票亭的大理石地面上扔了一把硬币。那女人侧着脸，探头看了一眼他撒钱的手（人们只看他的手，却从不看他的脸），然后又毫无顾忌地松了松那玩艺儿。如此不知羞耻的举动，足以说明女人们俨然无视他的存在。她们充塞了整个大厅，占据了所有镜子，以便随时欣赏自己的发型与服饰。由于天气炎热，她们的脖子和袒露的胸部湿漉漉的。为了减轻脖子和胸脯的负担，她们的狐皮顺着肩膀滑到了胳膊肘上，像花坛上厚厚的藤条似地围在腰里。他的目光从她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移到肉体以外的花园以及花园后面阴暗的门廊和那座巨大的望楼（从前它是座豪华的乡间别墅，四周簇拥的曾经是苍翠的松柏，而今有他居住的那幢难看的现代化大楼和最后几支苟延残喘的烟囱作陪衬。他的房间原是为女佣设计的，天窗上画着抽象的几何图形，能折射出菱形、圆形和三角形图案）。古老的望楼、虽然楼顶的环状饰和栏杆柱已经被岁月磨损，但仍因其独特的风格享誉古城。仿佛是要给某个死者

守灵，它孤寂的屋顶总是荒漠似地迎来太多的阳光或者黑暗。第一声惊雷刚刚掠过，阴影就会将它笼罩。他亲切地仰望着那层由于贫穷和管理不善而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楼房，不禁想起了他村里的那些黑咕隆咚的棚屋。在那里，为死人守灵时点燃的蜡烛映照着面目全非的墙壁和桌布覆盖的棺材。闪光的镀银烛台（代替了华丽、明亮的神龛），摆放在破烂不堪的家具中间，把贫穷彻底地、夸张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为了死人，活人免不了要讲究一番，于是滴滴答答漏雨的屋檐下，是奢侈排场的铜银器皿和一本正经的服丧者。摇曳的灯光有时过于明显地亮出了梁柱上的蜘蛛网和虫蠹蛀蚀出的棕褐色木屑。（自然罗，像他那样好学不倦、沉溺于某种乐器的人，便不得不对邻居作出这样那样的解释：练习乐器并不影响殡仪，更谈不上是对亡灵的亵渎，何况“古典音乐”同死者亲人的悲悼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想当初他自作孽，不可活，失恋、痛苦和绝望，一杯杯苦酒往肚里咽。然而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此时此刻 他心

甘情愿地坐在冷板凳上，背靠着条纹丝绒窗帘，委身于抽屉般大小的售票亭，为的是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跻身于衣冠楚楚的上等人之列，高视阔步地走进专为有钱人敞开的艺术殿堂的大门。想到这里，面对淫逸的裸背，他恢复了傲气，确立了自信。仿佛有人用拇指按着她的肩胛骨，那女人斜倚在细细的栏杆上，要触摸她，只消伸一伸手。举手之劳……“常常支撑我度过炎热夏天的勇气已经消失”，《圣约书》如是说。然后是墓穴的阴冷、虚无的气息。在内林根施塔特被人遗忘的寓所里，在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里，贝多芬发出了垂死的哀号……他回到书上，不再去注意珠光宝气、涂脂抹粉的人们。这些人遍布整个前厅，从镜子到廊柱、从台阶到由竖琴和摇串组成的雕塑群。在漫长的幕间休息期间，乐队指挥让演奏谐谑曲的铜管反复练习，同时提高了奏鸣曲背景音乐的音量。“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然而，他至少知道有那么一天，聋子砸烂了一位伟人的塑像并朝它脸上啐着唾沫说：“亲王 你是亲王 只因为你偶

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我，却完全是因为我自己。”这话不假，他之所以在这里充当默默无闻的晚场售票员，也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他试图到达珠围翠绕、粉滴脂酥的人们永远难以到达的地方。他们对他从来不屑一顾——看到的只是他在售票亭大理石桌面上忙碌的双手。那女人突然离开了栏杆，她一边走一边把雄狐皮绕到了脖子上。霎时间，人声鼎沸，喧哗的人们正匆匆返回各自的座位。音乐厅的灯光自上而下逐渐熄灭。乐队入场，各就各位。乐师们拿起了放在各自位置上的乐器。长号手在最后一排；大管手耸立在调音的颤音之中；嘴馋的双簧管演奏家们试过了簧哨片，正悠闲自得地沉浸在田园诗般恬静的延长音里。所有的门都相继关上，全场静寂，等待乐队指挥发出开始的指令。拖拉的观众从最后一扇虚掩的门蹑手蹑脚地进入大厅。与此同时，一辆救护车疾驰而来，在音乐厅前嘎的一声刹住了。“买张票！”有个人急匆匆地说，“坐哪儿都行。”他又急切地补充道，并伸手把一张钞票递进了装着铁栅的

窗口；但见入场券已经锁进抽屉、售票员正在寻找钥匙，便迫不及待地转过身去，旋即进了大厅，消失在黑暗之中。紧接着又来了两个人，他们压根儿没有理会售票员，就径直闯了进去，由于最后一扇门也已关上，他们只好一溜小跑，绕到了后面的池座，淹没在寻找座位的观众之中。

“哎？”他在售票亭吆喝道；“哎！”但回答他的却是如潮的掌声。摆在他面前的是那个愣头儿青丢下的那张崭新的钞票。也许是个音乐迷（尽管看上去不像外国人，而且音乐会已近尾声——只剩下这最后一部交响曲），留下了相当于五张一等票的钱。此人衣冠不整，像是个脑力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甚而作曲家亦未可知。然而弥留之际的他听觉犹存，他听到有个声音在回答他的哀告：在床榻上，在森林里，在未来的忏悔牧师——10月的悲风愁雨中，他听到《英雄交响曲》的小号在回答他向《圣约书》发出的哀号……这张钞票，这张捏在他搏动的手心里的崭新、干燥的钞票，热乎乎的，仿佛正在膨胀。他的思想撇开铁栅、穿过墙壁，在售票亭和女人

的厨房之间架起桥梁，他想起了她（惟独这等待的时刻，他才能想她）。在用锅碗瓢盘装饰的阴暗的厨房里，她以她特有的懒洋洋的姿势，没精打采地从透雕的衣柜里取出那把散发着檀香味儿的扇子，把他从太阳穴带到乳房。再从脖子带到胭窝（然后让他倚偎在她怀里小憩养神）。幕间休息的女人，汗津津的，穿着黑色礼服，也有她独特的姿势。她的丰润匀称的双肩在凉丝丝的铁栏杆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洁白。然而，难说那个冒冒失失的观众不会回来要他的找头，尽管他慷慨得像个阔少爷（不过生活这本永远敞开的书本教会他不可以相信公子王孙的大方）。他用与下班前焦急的等待和漫长的准备之后所获得的愉悦迥然不同的、无可奈何的神态撩开把他和音乐厅隔开的丝绒窗帘的一角，看到鸦雀无声的大厅已经使全神贯注的乐师们处于演奏前的静止状态。《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① 先是两声单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调的和声，然后是大提琴悠扬颤音伴奏下的圆号曲。书中写道：据诺特·博海姆收集的记谱，这个开头由三部分组成……书被读者翻掌合上，他嗅着飘入空荡荡的前庭的泥土、树叶和腐殖质的气味，想起了故乡那雨后的后院（欢乐的鸭子在盛满了暖洋洋的雨水而膨胀的木桶里嬉戏）和盛夏暴雨后堆放着破旧家什的棚屋。就在那间其味至今依稀可闻的棚屋里，他爬上破烂不堪的早产婴儿保育箱，透过墙上由于少了一块砖头而留下的一个小洞，一次又一次地窥视隔壁寡妇的洗澡间，那是个在没完没了的服丧中慢慢消耗和荒废自己的女人，她风韵犹存，雪白的皮肤依然充满弹性。他觑视着肥皂沫从她上身滑到腹部，稍事停留后缓缓地滑向大腿、膝盖，然后迅速流向由于年龄而渐渐弯曲的小腿。她的秘密他至今历历在目：光洁丰润、像弯弓高高隆起的乳房，仍然对男人富于诱惑……他记忆犹新的还有她沙哑的嗓音（由于给邻居小孩上课而声嘶力竭）和由于不停地原地走动而逐渐消瘦的两踝。她是他的启蒙老师，他记

得自己耳朵里装着音乐节拍，但眼睛和思想却琢磨着她隐藏在染黑的衣裙下的诱人的秘密。然而他很快从回忆中走了出来，战胜了胆怯和自卑，回到了同样迷人和富于刺激的现实。此时此地，他颇有些恃才傲物地想道，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交响曲迷恋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整整几个星期，他谱不离手，曲不离耳（虽然听的是旧唱片，但效果不错）潜心研究了《英雄交响曲》的各种演奏方法。眼前这个乐队指挥、这颗春风得意的新星不过尔尔，同他见识过的大师难以分庭抗礼（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一次《第九交响曲》的首演式上，认识了一位年过九旬的女合唱演员）。即便是充耳不闻，他也能回忆起天才作曲家的这部伟大作品。“E大调。”当他听到笛子和小提琴开始轻轻奏响，便脱口而出。他自豪地跑下台阶，冒着打在路灯灯罩上哗哗作响的倾盆大雨，像只落汤鸡，散发着脏衣服淋雨后特有的臭气。他心里乐滋滋的，由衷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突然，那张钞票使他产生了难于自制的激动，仿佛自己是那个

愣头儿青的同谋，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有了它，今晚他又可以心安理得地成为那间没有时钟的房子的主人了（他将吩咐她把门锁上，谁来了都不开）。到了早上，两人一起醒来，金丝雀叽叽喳喳，陪伴他们在厨房里一边作最后的调情卖俏，一边用檀香扇扇旺火苗做早饭。从对面面包铺花枝招展的印第安女人那里买来的饼干（由于放在一只朝阳的木桶里）将依然热乎乎、香喷喷地吊人胃口。

……热血在激烈地奔腾；腹中在翻江倒海；停止跳动的的心脏高高地悬起，一根冰冷的钢针从我心头穿过；沉重的脉搏像无声的铁锤，从胸中发出，撞击着太阳穴，重重地落在胳膊上，砸在大腿上；我竭尽全力地呼吸，直至浑身痉挛；口腔和鼻孔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我胸闷气促，刚刚吸入的小口空气在心头令人窒息地淤滞后被迅速大口大口地吐出，经过这种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我成了瘪塌塌的泄气皮球；于是骨架隆起，东摇西晃，吱嘎作响；沉重的骨架不再是我的支撑，它倒在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

过气来，冰冷的心脏翻了个儿并死灰复燃，在胸腔下拼命挣扎，疼痛，撕心裂肺、剜肉折骨的疼痛；要抑制自己的癫狂；然后自如地呼吸，正常地思考；留住这一口气；抬起头；控制住；莫焦躁：一、二、一、二、一、二……又开始了单调的锤击；反复击打着我的两肋；然后慢慢地向下，落到每一根血脉；心脏撞击着支撑着我的躯壳；大地和我一起震动；靠背在颤抖，座椅在摇晃，每一记心跳是一下无声的爆炸；每一次爆炸或可摇撼整整一排座位，一旁的女人把狐皮绕到脖子上；她马上就会注意到我；隔着女人的那个男人也会转过身来朝我看；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会投来目光；我不寒而栗，心脏又一次停止跳动；我心灰意懒，吐出了滞留在嘴里的一大口淤气。面前的人扭着脖子转过头来；他看看我；看到我大汗淋漓的脸；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都在朝我看；舞台上发出一声巨响，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别看人家的脖子：那人的脖子长过许多疖子，然而他不偏不倚，就坐在我的面前（偌大的池座，我偏偏选择了独一无二的他作我

的邻居），让我看他本不应该让人看到的脖子，或者说是令人恶心的标记；可他竟极不自觉地竖在那里，我的脑袋上下左右来回晃动，以便避开这个令人绝望的标记，结果免不了头昏脑胀；我咬紧牙关，捏紧拳头，往腹部慢慢运气（对，慢慢运气），使翻腾不息的肠胃得到安宁，使疼痛欲裂的肾脏恢复平静；我汗流浹背，一次又一次地稳住阵脚、把握住自己；但恶心和疼痛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袭来，我蜷缩着，捧住坍塌的内脏，捂着肚皮以阻止不断向上涌动、翻滚、泛滥的东西溢出喉咙——喷发 我抽搦着 忍着火燎般的、钻心的疼痛，极力保持平静（大厅里黑压压一片缄默静止的观众迫使我用超然的毅力强忍疼痛，保持平静）；我信奉万能的圣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吾主耶稣基督是你惟一的儿子，你的圣灵使童贞马利亚受孕分娩，你的儿子

忍受了庞修斯·彼拉多 的淫威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并坠入地狱，三天后在死人中复活……我不能坚持太久；我时而热得痉挛，时而冷得发抖；我握住我的手腕，脉搏在急剧地跳动，就像厨房地板上被焮毛的小鸟；我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变得更糟；我感到大腿的肌肉融进了坍塌的腹部；一切都坍塌了、融化了、沸腾了，成了游动的泡沫，溢出了两肋，冲破了躯壳，从臀部的一侧流到另一侧；一旦乐队减轻音量，咕咕唧唧的腹鸣会再一次引起众人的注意；我信奉万能的圣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奉，我信奉，我信奉……突然 疼痛感有所减缓“我好多了 我好多了 我好多了！”据说只要不断地重复“我好多

① 庞修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初期驻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的总督。任内残酷镇压犹太人的反抗运动，以残暴著称。传说耶稣即死于其手。《圣经·新约全书》称，犹太当局将耶稣拘送给庞修斯，要求予以定罪，经其判决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了”，就能最终安抚自己……翻腾的东西逐渐平息，坍塌的部位渐渐复原，熔化的地方也重新凝固——凝固在某个地方；这也许是“我好多了”在起作用。要珍惜成果，不许动弹。袖起双手，旁边的女人不安地欠了欠身，然后摘下雄狐皮，把它搁在扶手上；一只皮包从她腿上滑落，掉到地上；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她没有弯腰，若无其事；人们都以为这一不谐调的声音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前面的人转来身来；后面的人伸长脖子；毫无疑问，我脸色蜡黄，颧骨突出，胡子拉碴；我捏紧拳头，指甲刺疼了手心；他们准以为我是个怪人：两个湿漉漉的肩膀扛着一个大汗淋漓的脑袋，汗珠儿滴溜溜从两颊和鼻尖滚落；我衣冠不整，在珠光宝气的人群中显得多么寒碜。“滚出去！”他们会轰我出去，“这是个病鬼，臭不可闻！”一记沉重的击打声响彻了整个大厅；人们聚精会神……我必须保持安静；竭尽全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上帝啊，不能引起注意；我隐藏在人群之中，周围是道道人墙；我隐藏在人群之中，别人的躯体掩盖